

- ◎ 英格柏巴赫曼文學獎讀者網路票選最受歡迎獎
- ◎ 德國圖書獎決選，《明鏡週刊》暢銷書榜黑馬
- ◎ 英國《衛報》預告2008最值得矚目新書
- ◎ 全球售出24國版權，英文版跨英美加三國2008年6月同步上市
- ◎ 改編舞台劇，2008開始在奧地利公演
- ◎ 好萊塢電影即將開拍

讓殘酷世界也懂得微笑

獨·小說讀者 獨享試讀冊
2008年4月底
童年無悔·幻想無敵

沙夏·史丹尼奇
Saša Stanišić

士兵修好了留聲機
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phon repariert



作者介紹

沙夏·史丹尼奇

Saša Stanišić

一九七八出生於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德林納河沿岸的城市維塞格勒（Višegrad），十四歲時因戰亂逃至海德堡，十四歲才開始學德文。海德堡大學碩士，二〇〇四年起就讀於萊比錫德國文學學院，主修散文、戲劇／新媒體。

榮獲不少獎學金與獎金，《士兵修好了留聲機》是他的小說處女作，為他贏得了二〇〇五英格柏巴赫曼文學獎讀者票選最受歡迎獎，也得到二〇〇六德國圖書獎決選的肯定，並獲得二〇〇八年Adelbert-von-Chamisso-Preis（獎勵以德語創作的非德裔作家），是目前為止最年輕的得獎者，也是以處女作打進歐洲主要文學大獎的最年輕作家。創作類型多元，包括散文、短劇、廣播劇、舞台劇，作品散見於多類型媒體。



© Peter von Felbert

媒體好評

- 德國圖書獎最得人心獎得主。——每日鏡報
- 編織故事的天才。——法蘭克福匯報
- 筆觸樸實而動人，充滿詩意卻又滑稽古怪，一本無人能忽略的書。——斯洛伐克裔知名作家伊爾瑪·拉庫薩（Ilma Rakusa）
- 沙夏·史丹尼奇的語言所到之處無不生动活潑，加上細膩的幽默感：宛如海中藏著一個電影大銀幕！——德國知名作家尤莉·策（Juli Zeh）
- 既殘酷又美麗，憂傷至極，聰明至極，謹慎又內斂。——法蘭克福環視報
- 輕鬆的小說，不僅當面嘲笑死神，還對死神說笑話。——週日世界報
- 如此狂熱，讓讀者停止了呼吸。如此憂鬱的美感，如此悲傷，如此奇怪，讓人反覆地又哭又笑。——維也納自由媒體
- 文壇最大的黑馬，更可以說是奇蹟。推薦必讀，無論如何非看不可。——海森無線電視台
- 沙夏·史丹尼奇傑出的處女作展現出說故事的魔法力量。——Foreign Policy
- 這本書像個巨大的百納袋，有趣、真誠、熱鬧又真實。——美國知名作家柯倫·麥克恩（Colum McCann）
- 值得細細咀嚼，因為它獻給我們一場動人的人生旅程。——出版人週報

亞歷山大出生於波士尼亞的小城維塞格勒，他最偉大的天分是說故事，寫的作文從來不八股……。當戰爭的怒吼打破寧靜的小城，暴力破壞了亞歷山大的世界，家人只好逃亡……

在西方的異鄉，亞歷山大得運用幻想他才能適應這名叫德國的奇怪國家、跟這裡的人描述他的故鄉；面對殘酷的死亡與戰爭，亞歷山大得製造出一連串非現實的奇幻情境，好幫助他記住自己的童年……。長大後的亞歷山大重回故土，但他困惑了，記憶裡孰真孰假……

祖父史拉夫科去世的那天早上，他用樹枝為我刻了一根魔法棒，並且告訴我：「帽子和棒子裡頭藏著神秘的魔力，你頭上戴著帽子，手裡揮著棒子，就能搖身一變，成為不結盟國家裡法力最強的魔法師。只要符合狄托的革命理念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法規，你就可以在許多地方掀起革命。」

雖然我很懷疑是否真的有魔法，但我全心全意相信我的祖父。「想像力是最珍貴的天賦，幻想是最豐富的財產。你要好好記住這點，亞歷山大。」當他把帽子戴在我頭上時，神情嚴肅地說：「一定要記得，把世界想像得更美一點。」說著就把魔法棒交到我手上，頓時，我心中的疑慮全消失了。

大家往往三不五時會為死去的人傷心，我們家每逢下雨的星期天，和祖母卡特琳娜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就會這樣。祖母會用她最心愛的白色杯子，那個握柄上有裂縫的杯子，啞啞有聲地啜著咖啡，邊哭邊追憶所有的死人，還有他們意外死亡前做過的所有善行。今天全家人和朋友齊聚在祖母身邊，因為我們在懷念祖父史拉夫科，兩天前他死了，在我還沒找到魔法棒和帽子以前，他先暫時死了。

我家裡還沒死的人有媽媽、爸爸、爸爸的兄弟——博拉叔叔和米奇叔叔。我媽媽的媽媽，外祖母法提瑪保養得還算好，只有耳朵和舌頭死掉了——她像大砲一樣聾了，像下雪一樣啞了。嬌嬌葛丹娜也還沒死，她是博拉叔叔的妻子，懷孕了。嬌嬌葛丹娜是我

們家一片黑髮汪洋中的金色島嶼，大家都叫她「颱風」，因為她的活力是一般正常人的四倍，走路速度快人家八倍，說話比人家急十四倍。她以短跑速度穿梭在馬桶與洗手台之間，在商店收銀員還沒開始打收銀機之前，她已經把該付的金額都算出來了。

今天，四周充滿了對祖父史拉夫科偉大的愛，每個來陪祖母卡特琳娜喝咖啡的黑衣人無不偷瞄一眼祖父坐過的沙發，當田徑明星卡爾·劉易士在東京創下世界紀錄時，他就坐在那張沙發上。祖父耗了九點八六秒才死掉，他的心臟和卡爾·劉易士肩並肩賽跑——接著心臟停止跳動，卡爾還跟瘋子一樣向前飛奔。祖父吃力地喘著氣，卡爾驕傲地往空中高舉雙手，還把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披在肩上。

曾祖母米樂娃和曾祖父尼可拉不在這裡，因為他們的兒子會到維勒多佛去陪伴他們，祖父要葬在他出生的村子裡。人應該死在自己最喜歡待的地方，大概是這個原因吧！那麼我爸爸應該死在我家的地窖底下，他管那個地方叫「工作室」，幾乎寸步不離，正確來說，他應該死在他的畫布和彩筆下面。祖母隨便死在哪裡都可以，只要鄰居的婆婆媽媽也在，還有咖啡和巧克力就好。曾祖父和曾祖母可以死在維勒多佛家的李子花園裡。媽媽最喜歡待的地方是哪裡呀？

祖父史拉夫科應該死在最美好的故事裡，或是黨部辦公室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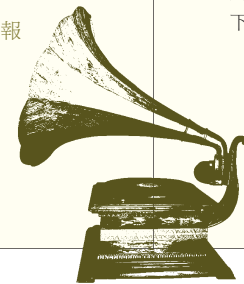
也許我還能撐個兩天沒有他的日子，到時候我的魔法工具就會出現了。

好高興能再見到曾祖父和曾祖母，打從我有意識以來，他們身上從來沒有糖的味道，而且平均歲數大概有一百五十歲了。但是他們沒有半點步入棺材的死相，還是我們家活得起勁的人，颱風嬌嬌當然是例外啦，但她根本不能算是人類，而是天災，屁股上還裝著一個自動螺旋槳。

博拉叔叔的體重跟曾祖父母的年紀不相上下。

我家還沒死的人還有祖母卡特琳娜，但是在祖父的偉大心臟罹患世界上死得最快的病的那個晚上，她卻在哀嚎：「你怎麼狠心拋下我？我一個人活不下去呀！史拉夫科，我的史拉夫科！老天，我歹命呀！」

祖母哭天搶地的哀嚎，比祖父的死更可怕幾百倍：「現在我孤孤單單一個人怎麼活下去呀！」祖母不斷捶胸頓足，乞求老天乾脆讓自己死在祖父跟前算了。這時，我的呼吸突然變得急促困難。她虛弱不堪，全身軟綿綿攤在地上又軟又圓。電視上有個高大魁梧的女生正一腳跳進沙地，還因此蹣跚不已。祖母對著祖父的腳大呼小叫，把鄰居都招來了，大家把他的襯衫解開，祖父的眼鏡滑了下來，嘴巴歪斜斜地掛著——我跟以前一樣，每當不知所措的時候就剪剪小東西，為我的魔法帽剪更多星星裝飾。



12 cm

雖然感到害怕，而且剛剛才有一個人死了，我還是注意到祖母擺在電視機上的陶瓷小狗倒了，盛著魚刺的晚餐盤還擺在鋪了鈎織布的桌上。祖母的呻吟吼叫如雷，鄰居們嘖嘖喳喳的每個字我還是聽得一清二楚。他們把祖父的腿連拖帶拉，祖父從沙發上往前滑。我嚇得躲在電視機後面的角落，但即使有上千台電視機，仍然躲不過祖母扭曲的面容，躲不過從沙發上掉下來歪七扭八的祖父，躲不過腦海裡湧現的念頭：我的祖父母從來沒這麼醜過。

我好想安撫祖母說：奶奶別難過！一切都會好轉的！爺爺還有黨籍，而且黨的意見與共產主義聯盟的法規一致，我只是一下子找不到我的魔法棒，我可以用魔法把所有東西變回來，一切都會變好的，奶奶！

不過她的傷心瘋狂讓我沉默。放開我！她哭喊的嗓門越大，躲在角落裡的我就更膽怯。沒多久鄰居們紛紛回過頭來，把焦點從祖父轉向祖母，企圖安慰那安慰不了的人，似乎在強迫推銷她購買絕對用不著的商品，她在驚惶失措中更拚了老命抵抗。越來越多哀怨的淚水就像煎鍋裡的油，鋪滿她的臉頰、嘴角和下巴。

「到底要怎樣才能把她從他身上弄下來？」

人群不斷湧進，後來的人一一把前面的人擠開，把屋裡擠得水洩不通，好像深怕錯過什麼好戲，好像待在死人身邊會顯得自己更生龍活虎。難道祖父死得太快，惹火了左鄰右舍？還是他們因此感到自責而抬不起頭來？沒有一個人的速度可以跟得上祖父的心臟，連祖母也沒輒。「老天悲憫我呀！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史拉夫科！」二樓的亞美拉阿姨昏倒了，有人大喊：「我的上帝啊！」另一個人立刻咒罵起耶穌的媽媽，其他幾個耶穌家族成員也連帶遭殃。祖母不斷拉扯祖父的神腿，猛打那兩個才剛提著小箱子進門的救護員，大叫：「別碰我！」制服底下還穿著伐木工人襯衫的救護員把祖母從祖父的腿上拉開，像是硬要把貝殼從石頭上刮下來一樣。對祖母來說，一旦放開，祖父才算是真正死了，她當然死也不鬆手。穿白制服的人細聽祖父的胸部，其中一個還把鏡子放在他面前說：「完全沒有生命跡象。」

我開始大喊：「祖父還活著，他的死完全不符合共產主義聯盟的目標。走開，把我的魔法棒拿來，我證明給你們看！」

沒人注意到我。伐木工的急救人員扒開祖父的衣服，用一枝筆燈照著祖父的眼睛。我扯掉電線，電視機沉默了。電插座的角落掛著鬆垮垮的蜘蛛網。蜘蛛的死亡比人類的死亡輕盈多少？蜘蛛太太會抱住她死去丈夫的哪一條腿？我發誓，再也不會把蜘蛛關進瓶子裡，然後慢慢用水把瓶子灌滿了。

我的魔法棒跑到哪裡去了？
* * *

死人再怎麼比也比我們活人寂寞，他們沒辦法透過棺材和土地聽到彼此的聲音。活人會去墓上種花，花草的根長在地底下還會穿破棺材。不知道什麼時候，棺材就會和花草的根還有死人的頭髮全部混在一起，到時候他們連和自己說話都不行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和其他人一起葬在一個大棺材裡。這樣就不會因為黑暗而害怕，只會因為思念孫子而寂寞，就像我的祖父史拉夫科現在一樣。

我變成沒有祖父的孩子了，我的額頭下面堆積了好多眼淚。所有世界上的重要大事都可以在早上的報紙、共產主義宣言，或是在能引起我們落淚或發笑的故事中找到，最好是可悲又可笑的故事。祖父的話多麼聰明睿智。如果我也能活到像祖父這把年紀，一定能說出很多祖父的智慧之語，得到像爸爸前臂一樣粗的大血管、祖母的家傳食譜，還有媽媽臉上鮮少出現的快樂眼神。

祖父死後的第四天早晨，爸爸叫醒我的時候我立刻明白：今天是祖父的葬禮。我還夢到全家人除了我以外都死光了。感覺好像是我突然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回來的路。

「收拾好你的東西，我們要走了。」

我爸爸只會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叫我起床，不然都是媽媽來親吻我的頭髮。爸爸基本上不會親我，男人之間很難這麼做。他坐在床邊，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我坐起來，結果兩人就這樣呆坐著。爸爸也沒說什麼。我們之間就是這樣說話的，經常在進行「無言的溝通」。他去工作，下班後就消失在他的工作室裡待一整夜。週末通常會睡得很晚，如果他要看新聞，全家人都不可以聊天說話。我不向他抗議，因為跟我比起來，他跟別人說的話更是少得可憐。我很高興爸爸不管教我，媽媽也樂得自己決定教育我的方式，關於這點，爸爸和我都無權插嘴。

今天不說話的爸爸看來像沒有肌肉的人。祖父死後，他一直陪在祖母身邊。她昨天深夜還打電話來問小孩子的狀況。她以為媽媽會來接電話，我沉默不語，之後她說：「我們現在要幫史拉夫科淨身。」說完就掛電話了。

我想想著祖父是怎麼被洗乾淨，然後又怎麼被穿上衣服的。所有人的臉我都没看見，只看見好多隻手在祖父身上拉扯。這些手不斷把所有床單被單從臥室裡丟出來，重新煮過，只要有死人躺在附近就會這樣。洗你死去的父親會讓你眼睛裡的微血管破裂，雙手變得越來越小，但你還是得一直盯著雙手。我安靜的爸爸坐在床邊，眼睛紅紅的，雙手手心朝上攤在膝蓋上。如果我像爸爸年紀一樣大，也會有他的皺紋。皺紋可以說明你的日子過得有多好。我不知道我的皺紋會不會代表比較好的生活，媽媽說不會，但我也聽過別人持相反的意見。

葬禮的事，他一個字也沒提；我也不讓他知道，我是不結盟國家法力最強的魔法師

的孫子。別怕，儘量踩油門吧，我會為了我把祖父變回來，也會為了你把你的爸爸變回來。我沒說話，因為我突然意識到，當小孩真不簡單。

我和所有人一樣也穿了黑衣服。可是在葬禮上只穿黑衣服是不夠的，所以我一會兒模仿博拉叔叔，一會兒模仿我爸爸。只要博拉叔叔垂下頭來，我就跟著低頭。假如爸爸跟別人說了什麼話，我就記住這些話，然後去跟其他人再說一遍。我抓抓肚子，因為博拉叔叔也在他的大肚子上抓來抓去。那天好熱，我解開襯衫的釦子，因為爸爸也解開他的襯衫。「這是他的孫子。」有人小聲耳語。

颱風燻燻火速超越了抬棺人，卻被叫了回來。她急忙問：「有啥可幫忙的？」還說：「這麼慢慢爬會把我憋死。」

曾祖母和曾祖父走在棺木後面。曾祖父的白色長髮披散一頭，我真希望能跟他分享我的魔法計畫，因為他也是個魔法師，但我一直找不到好機會。祖父史拉夫科有一次在維勒多佛的慶典上說，很久以前，曾祖父曾經一夜之間就把南斯拉夫最大的牛棚裡的糞便都清理乾淨了，因為農場主人承諾，假如他做到，就把女兒——我的曾祖母——許配給他。祖父只是不確定這整件事發生的時間。

「兩百年前！」我大喊，米奇叔叔敲了敲自己的頭說：「那時候還沒有南斯拉夫呢！小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農舍都還是皇室的呢。」米奇的說法我喜歡，他把曾祖母變成一位公主哩。祖父繼續說：那一夜，曾祖父不僅把那超大牛棚清掃乾淨了，也幫兩頭母牛生了小牛，又因為贏了城裡最厲害的羅馬牌高手而獲得一筆鉅款，最後還幫老丈人家裡修好一個燈泡——我覺得所有任務當中就屬這項最難，想想看，世界上哪裡有東西會比壞掉的燈泡壞得更糟的？如果沒有魔法，曾祖父根本不可能辦到。

我站在墳前，知道我可以辦得到。畢竟我也幫卡爾·劉易士創造出過人的魔力，跑出世界紀錄。這麼說來，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是資本主義者囉，至少劉易士同志就不是，我的魔法棒和帽子只會按照黨的意思來執行任務。我站在墳前，以前擔任維塞格勒地方委員會主席的祖父不久就要被放進來了，我心裡明白，一定會成功。

曾祖父爬進墳坑裡，徒手把坑邊的石頭和草根拔掉。「這像什麼樣子？」他說：「我的兒子啊！」

爸爸攙扶著曾祖父爬出墳坑，站在我後面，他的手重重壓在我肩上。演講開始了，一開始就講個不停，沒完沒了，但我實在不想為了魔法儀式而打斷任何人說話，這太不禮貌了。喪禮上沒半個幽默風趣的人，所有人都在稱讚祖父，而且常常說相同的話，好像大家的話都是抄來抄去，聽來好像是女人在讚美蛋糕好吃。大概是因為死人待在地下，以後再也聽不到人說話了，所以想藉著最後一次機會說些好聽的給他聽。但是像我祖父這樣一絲不苟的人，肯定會糾正每句好聽的話。他肯定會說：「不，保力歐同志，

我沒有每天在改革我的國家，上星期五並沒有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做了什麼；而且星期六也睡得很晚，並沒有去推動各項地方集體產業計畫；星期天在陪我這個魔法師孫子散步。我們每次都走不同的路，邊走邊編故事來說，這是我們維塞格勒最美好的事，我們的路永遠走不完，故事也永遠說不完，無論是小故事還是大傳說，還是奇怪悲傷的故事！而且孫子知道的故事遠比祖父還多，哪有這種事？」

「哎呀，我難題了，我原本想說的是：我沒辦法給每個人一個好建議。比如說年輕人吧，我真不知道該給他們什麼建議才好，也許應該叫他們多聽巴哈，少相信我們這些老芋頭。還有，每次我們二樓的鄰居把垃圾扔在垃圾桶旁邊的時候，我就顧不得什麼禮貌了，保力歐同志！我是個愛打抱不平的鄰居！我會扯著嗓子在樓梯間裡大罵，如果他們下次再犯，我就把垃圾全倒在他家門口，沒錯，我一定說到辦到！你說我幫老寡婦把煤炭搬進地下室，根本是胡扯。」

祖父會大手一揮反駁說：「我對老寡婦没啥好感！不過有件事你倒是說對了，」祖父會抓起祖母的手，用大姆指輕柔地撫摸她的手背笑著說：「我會幫我的卡特琳娜洗碗、吸地，也很樂意做菜。只要我還動得了，卡特琳娜不必整天辛辛苦苦！誰說男人不應該下廚？我最喜歡替孫子和值得驕傲的女同志煮我最拿手的鮎魚。搭配檸檬、蒜頭和香菜馬鈴薯，真是人間美味啊！對了，還有一件事比什麼都重要，保力歐同志：亞歷山大是我們這裡最厲害的釣魚高手，從這裡一直到多瑙河都無人能敵，他真是爺爺的太陽啊，呵！」

我不知道在祖父的棺木前胡思亂想了多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掙脫了爸爸壓在我肩上的手，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繞著墳墓走了一圈，墳坑飄散出濃濃下雨星期天的味道。我到底是什麼時候戴上那頂藍色和黃色星星繞著蛾眉月打轉的帽子呢？雖然那天，就是祖父贏過所有魔法而死掉的那天早上，他已經跟我解釋過了，不是星星繞著月亮轉——那是月亮繞著星星轉嗎？究竟我拿魔法棒指著棺木頭上面的五角星有多久了？他們要把我拖走的時候，我又四處狂敲亂打了多少次了？咒罵了多久？流了多少眼淚？我能原諒卡爾·劉易士嗎？都是他把我全部的魔法力量用到他的世界紀錄上去了，害我要給祖父的一點都不剩！全部都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給了那個九點八六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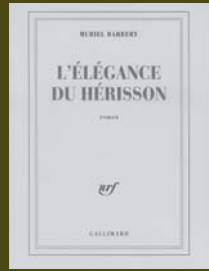
在那天晚上的晚上，從梅克丹根本聽不到一個母親正在跟她的兒子悄悄說：「你有一個愛你的祖父，雖然他不會再回來了，但他對我們的愛是無止盡的，他的愛絕不會消失！亞歷山大，從現在起，你有一個不會消失的祖父！」

「我們在說故事時做了一個承諾，媽媽，」兒子堅決地點點頭說，並閉上眼睛，似乎不用帽子和棒子就會施展魔法，「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承諾：故事一直說下去，永不停止。」

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士兵修好了留聲機》4月底即將出版
欲知最新消息請上獨·小說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absolutereading>

獨·小說出版快報

你身邊有沒有一種人
不怎麼討喜、不特別引人注意
老是和人保持一段距離
在隨處充滿幌子的世界
也許這樣的人背後都有著驚人的祕密



L'élégance du Hérisson 刺蝟的優雅

妙莉葉·芭貝里
Muriel Barbery

● 十二歲的天才兒童芭洛瑪，把所有的學習時間用來裝笨。厭倦成人世界的虛偽，祕密計劃在十三歲生日自殺，並燒了父母的房子.....

● 其貌不揚的五十四歲荷妮，擔任巴黎左岸葛樂利街一棟高級公寓守門員已經有二十七個年頭。當大家以為她的生活全是抹布、毛線、整天開著肥皂劇的電視，櫃臺背後的她卻是專注研讀弗洛伊德、胡賽爾現象學、中世紀哲學.....，她的生活中盡是幌子。

● 剛搬進來的日本住戶Kakuro桑，是退休高級音響代理商，他的另類文化和生活態度，在這棟高級公寓掀起了大騷動。他的細膩，識破了荷妮和芭洛瑪兩人刻意隱瞞的奇特生活，最後和芭洛瑪聯手揭發荷妮不為人知的過去.....

◎ 法國狂賣百萬冊、亞馬遜網路書店連續30周排行榜冠軍
◎ 榮獲2007法國書商獎，授出27國版權，改編電影今年開拍

《刺蝟的優雅》2008年6月 重裝上市！